

筆記小說大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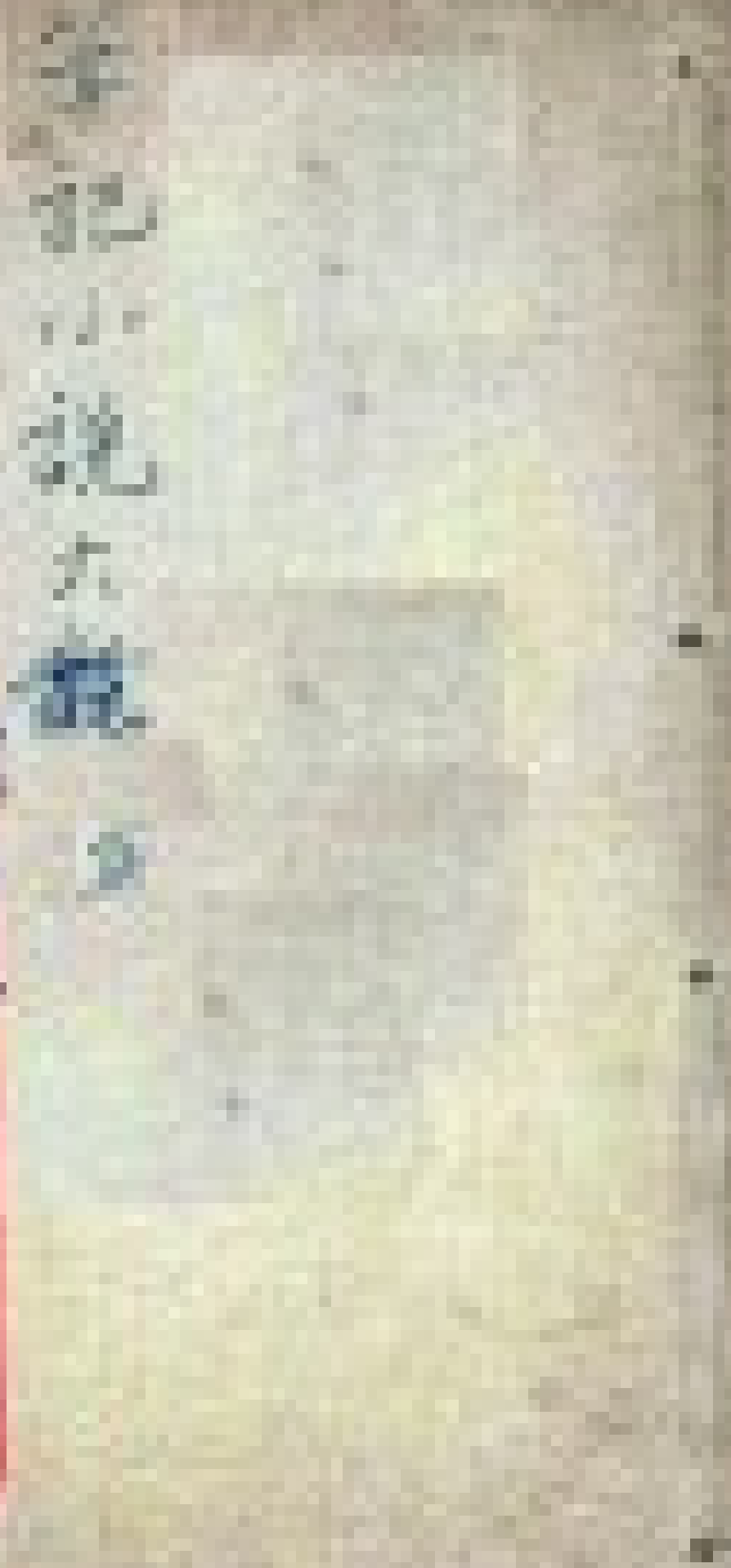
集

玉芝堂談薈

明徐應秋輯

第五冊

進步書局校印



五
子
全
本

卷
一

五
子
全
本

玉芝堂談薈卷九

姑蔑徐應秋君義父輯

飲量之弘

漢于定國為廷尉。飲酒至數石不亂。鄭康成飲酒一斛。袁紹嘗餞之。會者三百人。皆使離席行觴。自旦至暮。飲三百杯。而溫克之容無怠。盧植能飲一石。山巨源飲量至八斗。晉武令私益之。盡量而止。晉周顗飲一石。劉伶一石五斗。解醒前燕皇甫真飲石餘不亂。後魏劉藻一石不亂。南齊沈文季飲至五斗。妻王錫女飲亦至三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鄧元起飲至一斛不亂。北史柳謩之一石不亂。陳後主與子弟日飲一石。孔珪飲酒七八斗。又滿寵馬融傳玄劉京馮陵皆至石餘。裴鈞與裴弘泰賭飲。酒器請在坐。銀器盡斟酒滿之。隨飲以賜。弘泰可乎。自小至大。凡杯勺以至航船。最大者名銀海。共受一斗以上。飲之皆盡。以器覆地。足踏之。抱持而出。稱所得器共二百餘兩。劉潛石曼卿輩尤豪於飲。每飲必云幾日。一日興方濃而酒垂竭。有醋三斗許。併飲之。歐陽永叔梅聖俞俱量可盡百杯。每遇潛曼卿輒為所困。撫言王源中為承旨。有急召。賜酒二盤。每盤貯十金碗。每碗各容一升許。宣令並碗賜之。源中飲

之無餘。畧無醉容。國朝毛尚書伯溫常主湖廣鹿鳴宴。諸生七十二人。人陪二大白。不醉。劉中丞應箕以善飲聞。久瘧後。與客盡雙鵝。二雞。燔蹄羊。邊燒酒。兩甕俱盡。又合郡士夫。與李守凌雲飲。凡三日。夕而李醒然。眾強應箕出相對。以大碗盛酒。舉之。各五架。應箕倒東壁。李僅頽泚量。又弘於應箕也。

食量之弘

食之多者。史稱廉頗七十餘。一飯斗米。秤肉。山濤飲至八斗。醉後醖餚。折筋不休。苻堅拂蓋郎夏默等三人。每食一石。肉三十斤。宋明帝噉白肉。至二百片。蜜漬魷。一頓數金鉢。蕭穎胃噉白肉。鱠至二斗。馬希聲日食五十雞。齊王好食雞跖。日進雞七十。臨江王妃江無畏好食魚頭。日進鯽魚三百對。南燕慕容德時。逢陵長王鸞。賜食立盡一斛。范汪噉青梅。一斛都盡。宋張齊賢一食肥猪肉十餘斤。厨吏密實一漆桶。窺公所飲食。如其物投櫃中。至暮漲溢桶外。趙丞相雄上殿奏事。上命內侍捧玉海容三升者進之。凡七賜。皆醕。繼以金拌。捧龍炊百枚。遂食至盡。又與客對飲。各盡酒三斗。猪羊肉各五斤。蒸糊五十事。本朝王端毅。恕年九十餘。每晨起。連食牛羊犬豕肉。或雞鳧三大碗。碗可一二斤。熟菜一大盃。麵餅二盤。各堆高。飭許清酒二大碗。碗

可盛二斤。楊襄毅公博。每噉麵一甌。輒兩舉筋。凡十六舉筋。而罄八甌。又每食肉三斤許。包子三十。酒數升。陽城王太宰國光。蒲州王司馬崇古。皆長七尺。飲噉尤偉。陽城切白肉。作大臠。每進必一百臠。飲必三斗。大醉後面熱不能升公座。噉巨柿四十。頃刻都盡。嘉定人王全。以氣豪一鄉。徒步創婁塘鎮者。其食以一猪首一鵝佐飲。不飽。偶饑過其弟。以白雞子四十煮食之。云僅小支胃口而已。王提學世芳。噉肉立可盡十餘器。每進楊梅櫻柑橘。必十斤為度。而不吐核。王鈺舉進士第二人。魁岸善飲。噉自云生平惟三飽。常歸家。外家享之。極水陸之腴。一使朝鮮。噉芻豢皆殺蒸體。一使成宴奉天殿。上知其善噉。盡徹御膳賜之。後歸里家落。乃炙螺螄。燒紫茄配飯。亦必滿一鍋。王元美曰。王令賜級。言其鄉有張令者。善飯。居恒不能飽。隣有驢斃者。值輕買食之。肉至作兩大盤。盤各可十餘斤。胡餅各百餘。以一碗蒜泥。一碗醃。一碗茵。一盤醬。與壻共飲。用手撮之。頃刻都盡。又河南开副使者。一日宴於鄉紳家。其家善視饌。开醉飽甚。忽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問厨有米乎。量之得五升。作飯。噉至盡。乃就枕。波斯王每食醃肉麪蜜。至二石。肥大不能行。佛為說法勸解。乃減一石。

彈墙成字

小說中載伎術之巧有非學習所能者。酉陽雜俎建中初。河北將軍姓夏於新泥牆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擲豆貫於棘上而不差。一張芬曾為韋臯行軍。曲藝過人。彈弓力五斗。每塗牆彈成天下太平字。字體端妍。如人摹成。有一人於公宴席上以籌椀中綠豆擊蠅。十不失一。一坐驚笑。芬曰。無費吾豆。遂指起蠅。拈其後脚。畧無脫者。仙史。安期生能以醉墨灑石上。皆成桃花。彭宗能以一氣誦五千文。通為兩過音。甚清暢。酉陽雜俎。魯般於肅州城南作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齋物巨千謝之。般為斷其一手。吳中即大雨。朝野僉載。則天如意中。海州進一匠。造十二辰車。迴轆正南。則午門南馬頭人出。四方迴轉。不爽毫釐。北齊沙門靈昭甚有巧思。於山亭造流杯池船。每至帝前。引手取杯。船即自住。上有木小兒撫掌。與絲竹相應。飲訖放杯。便有木人刺還。上飲若不盡。船終不去。又胡太后使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宮。別有一婦人手各把鎖。纔下一關。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咸啟。婦人各出戶前。河中記稱。向聲能於鼎鑪中。以手撥鴨卵成花。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或疑其一聲在鼻。唐張祿善畫。手握雙筆。一時齊下。一為枯枝。一為生枝。枯枝則乾裂。秋風生枝則潤含春澤。魏時有句驪客。善用

鍼取寸髮斬十餘段以鍼貫之言髮中虛也王子年拾遺記秦有烈裔騫霄國人口含丹墨啖壁以成龍蛇方寸內備列國有五岳四瀆紹興初淮客申先生每出攜一小釜隨所至滿注水布青綠朱黃雜色於上徐用牙篋撥開便成長林絕島烏鳥翔集或作羣山夾江漁艇烟波或士女春遊或詩人緩轡日日不同竟不得其要領李叔詹常識一范陽山人于私第後掘地為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汲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水上就視水色渾渾耳經日榻以細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宣和初蜀道進一接花人號曰劉幻徽宗召赴御苑居數月中使詣苑簡較則花木枝幹十已剪去七八驚詰之曰官無憂至正月奇花當盛開姑少待之至期白中使請觀花則已半開枝萼晶瑩品色迴絕醪醕一本五色芍藥牡丹變態百種一叢數品花一花數品色池水未消而金蓮重臺繁香芬郁光景榮爛不可勝述崔學能吹反潮之笛吹已積潮橫下險於廣陵之濤應用能於一錢上寫心經又於麻粒上寫國泰民安四字清異錄沙門福全生於金鄉長於茶海能注湯幻茶成一句并點四甌成一絕句泛於湯表小小物類唾手辦耳檀越日造門求觀湯戲全自詠曰生成盞裏生丹青巧盡天工學不

成却笑當時陸鴻漸煎茶贏得好聲名。

弄百禽

五雜俎京師戲者籠一小雀置小骨牌僅寸許擊小鐸一聲雀以口銜其機門使自開令取大牌則含六六出令取地牌則含么么出其應如響觀畢復擊鐸一聲雀入而門自閉輟耕錄嘗見一弄百禽者蓄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龜几上擊鼓以使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凡心伏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豎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烏龜疊塔又見蓄蝦蟇九枚先置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作數聲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頭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蟇說法唐穆宗時飛龍衛士韓志和善雕木作鸞鶴鴟雀之形飲啄動靜與真無異發之則凌雲奮飛更雕踏床飾以金彩謂之見龍床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爪俱出又於懷中出柏木合方數寸中有物如蠅虎子一二百其形皆赤分為五隊令舞梁州上令樂工舉其曲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終纍纍而退嘉話錄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二刺蝟對打令皆合節奏中章程又酉陽雜

國以歲往。隋中有吳興。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一。列傳。第五十一。李元。子。頤。在襄陽。有山人王固見曰。子有謁一技。自古所無者。懷中出一竹節。及鼓。規。纔。運。小。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擊。鼓。筒。中。蠅。虎。子。數。百。餘。枚。列。行。而。出。分。為。二。隊。如。對。陣。勢。擊。或。三。或。五。各。隨。鼓。音。變。陣。天。衝。地。軸。魚。麗。鶴。列。俱。備。也。凡。變。合。數。陣。又。復。作。隊。入。筒。中。

別水性

漢蒲元性多奇思。得之天然。於斜谷為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刀成。告武侯曰。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大金之元精也。命人於成都取之。及取水至。元言此雜涪水八升。其人叩頭曰。實于涪津覆水。以涪水八升益之。李贊皇作相。有親知奉使京口。贊皇曰。金山泉。楊子江中冷水。各置一壺。其人舉棹忘之。至石頭。乃汲一瓶歸獻。李飲之曰。江南水味變矣。此何似。建業石頭城下水也。代宗朝。李季翔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泊楊子驛。將食。李曰。陸君善於烹點。天下聞之。況楊子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時。豈可虛乎。命軍士謹信者。操舟詣南零。陸和器以待之。俄水至。陸以杓揚其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崖之水。既傾至半。陸遽止之曰。此是南零者矣。使者大駭。伏罪曰。某自南零至岸。而覆其半。挹岸水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酉陽雜俎。魏賈餗有奴善別水。嘗乘舟于黃河中流。以匏瓠接

河源水七八升經宿水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芳味妙絕

食鵝知黑白

食而知味。聖人以為難。如易牙之辯淄澠。士安之識桃杏汁。精於味者。亦尚能之。至師曠。荀勗。知飯為勞薪所炊。奇矣。晉史。苻堅從兄子朗。晉司馬道子為設盛饌。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曰皆好。惟鹽味少生耳。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曲洧新聞。韓玉汝丞相性嗜鵝。必白者而後食。或以他色詒之。輒能辨其詒。此理不可解也。

射錢中孔

射之精者。五代史。李克用掛鉞於樹。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天寶遺事。羽林將軍劉洪善騎射。嘗使人於風中擲鵝毛。連箭射之。無有不中。齊柳惲與瑯琊王瞻將射。嫌其皮濶。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宣武靈后胡氏。幸西林園。自射針孔中之。又射中象牙簪。蕭瑄遣人伏地持帖。琮馳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宋史。康保裔善騎射。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箭鏑相連而墜。范廷召出獵。有羣鳥飛過。召發矢。並貫其三。王建次子元膺能射錢中孔。自抱畫毯擲馬上。馳而射之。無有不中。樂郊私

語。蘆漚巡簡口廉卿長騎射。無論鳥獸不及飛竄。雖塘塗上跳魚子蟹。射之百不失一。夜每懸火竿上去竿三十步。暗中射火。無不滅者。列子紀昌學射於飛衛。以微角之弧。朔逢之幹。射風貫心。既盡飛衛之術。計天下敵己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矢鋒相觸。墜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端捍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請為父子。刻臂為誓。不得告術於人。劉錡善射。水斛滿以箭射。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

棘刺扞矢

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釐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逢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

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刻臂為誓不得告術於人列隋末有督君謨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知者學射於君謨久之曲盡其妙欲射君謨獨擅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末後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齧其鏑於是笑曰汝學射三年惟未教汝齧鏑法耳見雜俎

朱雀和鳴

英公徐勣初卜葬繇曰朱雀和鳴子孫盛榮張景藏問之曰所占者過也此所謂朱雀悲哀棺中見灰後孫徐敬業反斲英公棺焚其屍見灰之應也世說晉明帝解占冢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問耳

日行七百里

抱朴子杜子微服天門冬八十年日行三百里趙院子服桂二十一年毛生日行五百里神仙傳彭祖時大宛山有青精先生千歲色如童子步行日過五百里白石先生煮白石為糧亦日行三四百里三國志虞翻能步行日三百里麥鐵杖日行五百里遼陳州一婦人為賊帥號白鸚鵡日可行二百里咸亨中神僧萬回幼時能三千

里致兄書朝往暮歸因名萬回東晉永和初燉煌沙門單道開絕穀阜陵太守迎之道開步行從西平一日行七百里至秦州

手舉萬鈞

古今有力者蜀五丁力能移山手舉萬鈞秦烏獲孟育俱能舉千鈞千鈞蓋衛石蕃能負沙一千二百斗當為一百二十石孟賁生拔牛角淮南子桀之力能伸鐵鈞索其臣推移大戲水殺鼃鼃陸捕熊虎帝王世紀紂能倒曳九牛撫梁易柱墨子紂生捕虎豹指畫殺人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兕虎六韜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崇侯虎等舉六百石重沙二十四人項王拔山扛鼎千人皆廢魏任城王章曳虎尾頓象鼻文帝鑄萬鈞鐘力士百人引之不動章乃負之而趨北魏盧曹長九尺餘與沙門曇讚埒嘗以海馬脰骨為馬稍諸將莫能舉晉桓石虔趨捷絕倫於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戲令拔箭因急往拔一箭猛獸踞躍石虔亦跳高於猛獸復拔一箭而歸隋唐嘉話秦叔寶膂力絕人其所持槍常越重制初從太宗圍王世充於洛陽馳馬頓至城下而去城中數十人拔之不動叔寶復馳馬舉之以還唐宋令文有神力禪定寺有牛觸令文袒裼接兩角拔之應手而倒頸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確紫壁上

書得四十字詩為太學生以一手挾講堂柱。起歷同舍生衣於柱下。羊侃以指挾壁
八三寸。弓力至三十石。泗州人各長八丈大十圍。執而對擊之俱碎。又唐彭博通膂
力絕倫。曾於講堂堦上臨堦而立。取鞋一鞞。以臂挾之。使人之有力者從後拔之。鞋
底中斷。脚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倒曳車尾。却行數步。曾遊瓜步。有急風張帆。捉尾纜
挽之不進。嘗與壯士魏弘哲。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卧。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
床脚盡折。而枕不動。觀者踣牆。屋宇盡壞。宴客遇暝。獨持兩床。降堦就月。酒餽尊俎
畧無傾瀉。又汪節有神力。渭橋石獅重千鈞。節提而擲之。數十人不能動。以賂請節
節又提而致之。故地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礪。置二丈方木於礪上。木上又置一床。床
上坐龜茲樂人一部。曲終而下。乾符中。綿竹王俳優。腰負一船。船中載十二人。舞梁
州一曲。畧無困乏。宋景濂載元人鄧弼。以力雄。隣牛方鬪。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
十人昇弗能舉。兩手持之行。舞雙劍。虎吼而前。善槩者五十人。持槩並進。辟易五十
步。面無人色。已而煙塵漲天。但見雙劍雲霧中。連斬馬首墜地。又小說載國初有吳
齊公。力逾千斤。嘗遇巨艦。怒帆順風。吳在下風。以手逆拓之。船為開丈許。有劇盜聞
之。將甘心焉。往謁之。吳知微服應門。留客坐烹茶。取巨竹本如碗大者。折之。碎為數

片盜驚問何人曰齊公之僕也盜默然辭去每遇力作取巨絙如臂者寸寸斷之始解此其驍獷亦可方駕古人矣又楊大眼以繩長三丈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驚嘆唐忠武將軍辛承嗣輕捷曾解鞍絆馬脫衣而卧令一人百步走馬持槍而來承嗣韝馬解絆着衣擐甲上馬盤槍逆拒刺馬擒人而還李罕之多力或與人相毆毆其左頰右頰血流段成式門下駟路神通能戴石磬鞞六百斤齧破石栗數十隋書沈光傳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遇繩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以口銜索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時人號為肉飛仙耳目記唐柴紹馬紹之弟有材力輕趨迅捷聳身以上挺然若飛十數步乃止嘗着吉莫靴上塼城直至女墻手無扳引又以足指緣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子無障礙時人號為壁飛杜伏威與陳稜戰於齊州裨將射中伏威額怒曰不殺射者終不拔此箭繇是奮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然後斬首隋唐嘉話高開道作亂幽州矢陷其頰召醫出之對以鏃深不可出則俾斬之又召一人如前對則又斬之又召一人乃曰可出然須忍痛因鉞面鑿骨置撲於其間骨裂開寸餘抽出箭鏃開道奏伎進膳不輟北齊將彭樂勇猛無雙時千

沙苑與宇文護戰樂乘醉深入被刺肝膈俱出內之不盡截去之復入戰護兵遂敗

關朗筮易

魏王彥問關朗以百年之數。筮得夬之革。捨著嘆曰。當今大運。不過二傳五傳。從甲

申魏宣武王元年

至戊申。天下當大亂。禍始宮掖。

革六二以柔居中。

有藩臣柄政。世伏共強。爾朱榮

臣主俱屠。

莊帝殺爾朱榮。榮子復殺莊帝。

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

二雄。文泰。東魏。歡字文泰。東魏。

不戰德而詐權。

則舊者先亡。

革故也。東魏先亡。

辛丑之歲。當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併六合。必在西北。夫平

大亂。必以武定。北用武之國也。己酉之歲。江東其危乎。

開皇元年。平陳。

晚節末路。桀紂之主

出焉。

煬帝。

天下復亂。道不終亡也。有達者興焉。

文中。

其後魏之亂。自胡后始。爾朱榮高

歡字文泰。分霸隋平陳。煬帝之世。天下大亂。皆如其占。然則左氏所載。周太史筮陳

敬仲。知其後必代齊。史蘇占晉伯姬。而及懷惠之亂。豈可謂誣乎。傳初菴立。以占筮

起東南。時杭州初內附。世皇以故都之地。生聚浩煩。資力殷盛。得無有再興者。命占

其將來何如。卦既成。曰。其地六七十年後。會見城市。生荆棘。不如今多也。今杭連厄

於火。自至正壬辰以來。數厄於兵。昔時歌舞之地。悉為草莽之墟。行營雜錄載道君

皇帝大觀二年戊子秋八月。以易數占。乃御製易運碑。刻之延福殿東壁。其畧曰。始

建元基字高宗御紹興德壽謂紹興年承太乙循運盡在陽九之數高宗聖壽祖傳甲

庚吉孫太祖子建炎炎其盛之勢建炎年號奈何五行逆順天地之數非繇人致朕常聞易

孰善本基庚子辛丑禍起東南謂方臘阿平動干戈元衡立劫壬寅癸卯宣和間夫亦

云哀哉甲辰乙巳與金虜夾攻燕山丙午丁未金虜入寇內有丙火天下生靈塗炭至半是時

天下江表之虞駕幸莫知何辜戊申己酉高宗初立時劫災金虜渡江庚戌辛亥偏重勢

輕高宗航海劉豫稱帝於汴壬子癸丑後成改建紹興元年甲寅乙卯立應豐穰是年丙辰丁巳朕已

何在徽宗以紹興五年崩祖宗復有中興之後是年孝宗以建國公封晉安郡王後紹大祖之後云云其後事皆歷驗

信乎聖哲先知之明因往推來在天數者果不可遣與

析字謔語

蜀使張奉嘲尚書令闕澤姓名澤不能答薛綜下行乃云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

為蜀橫目勾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嘲吳君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

臨萬邦天子之都啟顏錄北齊徐之才善謔常朝王訢姓云有言則訐近犬則狂加

頭足而為馬配尾角而成羊又嘗宴賓客時盧元明在坐戲弄之才姓云卿姓徐字

乃未入人之才即嘲盧字安亡為虐在丘為虐生男為虜配馬為驢又嘲元明二字